

〔清〕余华祝

原著

李

虎

注释

# 品枣山房诗草注释

随州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

随州文史资料第四辑

# 品枣山房诗草注释

[清]余华祝 原著

李 虎 注释

随州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

## 品枣山房诗草注释

[清] 余华祝 原著  
李 虎 注释

---

出版：随州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 
印刷：(武汉)方正印业公司  
字数：50 万字  
版次：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
规格：850 × 1168mm 1/32 24.5 印张  
印数：1000 册

---

准印证号：鄂随内图字 2004 年第 34 号

78

# 序

吴 超

随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历代吟咏之作多见载记。然而，细细考察起来，历史上文化名人并不多见。历代有名气的文人如李白、刘长卿、欧阳修、黄庭坚等都是客居随州，或与随州有某种渊源关系，随州本乡本土的古代文化名人，其诗文仅以散篇残章被辑录，或仅见书目，在随州尚未见一部完整的集子传世。而清代随州诗人余华祝的诗集《品枣山房诗草》的发现，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憾。

这部诗集分咏史和随时杂咏两个部分。咏史部分以“唐乐府”绝句的形式，吟咏历代人物，上自先秦，下迄宋亡，评论古今得失，感慨兴亡盛衰，褒贬忠奸利弊，寥寥四语，依声为歌，含吐不露，语近情遥，实为一部独具特色的史诗。随时杂咏部分内容丰富，题材广

泛，写人状景，咏物寄情，记录时事，抒发性灵，不仅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清末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，窥视其内心世界，而且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随州社会的一个侧面，甚至可以说是那段历史的一个缩影。因此，正如该书原序中所说，这部诗集“作诗观可也，作史观亦可也”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无论其思想内容，还是艺术水准，都是值得借鉴的。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出版这部诗集，对于弘扬随州传统文化，提高随州历史文化品位，推动随州先进文化建设，以及对外宣传随州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；对于存史、资政、育人，将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《品枣山房诗草》刊刻距今已有一百多年，由于连年战乱，很快散亡殆尽，故鲜有知是书者，幸有孤本传世，我们才得以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。重新整理出版这部诗集并非一件易事。市政协干部李虎同志热爱随州文化事业和文史资料工作，十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为原书作了详细注释，完成了一项浩繁的工作，使其内容更加丰富。这种甘于寂寞、乐于奉献的精神，着实令人钦佩，值得大家学习。读者在

欣赏原诗的同时，参阅注释，会有助于对原诗意境的理解和把握，并可以从中学到不少的历史知识，增强阅读的趣味性。这对于扩大读者群体，使该书传之后世，是十分必要的。

总而言之，《品枣山房诗草注释》的出版，为我市的文化宝库又增加了一份宝藏，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又奉献了一份精美的精神食粮。当读者在其中感受随州古典文化熏陶，领略随州传统文化魅力，培养情操，陶冶性灵，并以此“正人心，厚风俗”的时候，则真正达到了这部诗集“藏山传人”的目的。

2004年12月

(作者为中共随州市委书记)

## 余华祝和《品枣山房诗草》

胡清兰

余华祝，字封三，又作封珊，随西大洪山麓桂花园（今属随州市洪山镇）人，清末秀才、诗人、教育家、书法家、史学家。其祖父讳学川，号湓谷，清嘉庆庚午春入学为生员，同年十月病卒，年仅二十七岁。道光甲午新镌《大洪山志·卷九诗下》，辑有余学川《由冬青岩登大浪山》诗。其父余荣秩，号德斋，亦善诗。

余华祝生于清道光年间，约1837年前后，卒于民国初年，享年七十余岁。少习经籍，后入庠为秀才，终因科场失意，仕途不达，而困顿潦倒于空山穷谷间，终生以塾师为业。遂寄情于山水，而托之于声诗，有感而发，有触而鸣，写下了大量诗作。其一生酷爱读书、藏书、教书，赋诗言志，“六椽”之屋，满室书香。轩名“品枣山房”，故名其诗集为《品枣山房诗草》。所以取名“品枣山房”，乃因庭院

中有其手植枣树，他盛赞枣树的风格，取其花无艳色，果甜而淡，以寓自己的“淡泊”之性。

《品枣山房诗草》共八卷，重刊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共收录余华祝诗作五百三十余首，乃其一生诗歌创作的结晶。在这部诗集中，作者把诗歌作为自己思想的寄托，情感的抒发，时世的见解，人物的轩轻，生活的记录，友谊的表达。诗集内容分为两大部分：前半部为咏史诗，有三百多首；后半部为随时杂咏，一百多首，总共五百余首。这个数字，据作者自己说是“去其半，改其半”后而得之，可见其一生作的诗很多，而大部分未收入集中。

作者“性澹泊，经史外无他嗜。家藏《朱子纲目》、《廿一史》，日置案头，浸淫寝馈，历数十年，其于古今得失、忠奸利弊，悉了然于方寸。故发而为声也，和而不流，怨而不怒”（金鸿翎《品枣山房诗序》）。实际上在咏史诗中寄托了自己的志趣，抒发了自己的情怀，借古讽今，以他人酒杯，浇自己心中块垒。

三百多首咏史诗，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文学价值。作者以绝句形式系统吟咏历史人物，继承了诗与史为一义的传统，所

咏人物自先秦至宋末，实际上组成了一部独具特色的史诗，为文学史上所绝无仅有。二是历史价值。所咏人物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，作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大都能做到深邃公正，对于历史的是非得失、经验教训，进行褒贬扬弃，往往能打破正史的局限和传统观念的束缚，表现了作者非凡的见识，每每出人不意，见解独特，有些观点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仍然是非常超卓的。如卷五《项籍》一诗：“焦土万堆降卒骨，鸿门一宴故人情。臣虽举袂君难动，渠欲分羹我不烹。”项羽虽然残暴，活埋秦降卒二十万，但鸿门宴上，本来可以置刘邦于死地，却没有理会范增的一再暗示，除掉刘邦，以至丧失机会，这是他成败的关键，此后形势每况愈下。项羽被围，刘邦的父亲留在项羽军中，项羽威胁刘邦说，要烹他的父亲作人肉汤喝，刘邦却说，要烹就烹吧，请把煮好的汤分我一碗，项羽当然没有去烹。这里写出了项羽的仁厚和刘邦的无情，将二人的性格对比得十分鲜明。从大量的咏史之作来看，作者身上没有迂腐的道学气。如卷一《隽不疑》、《田千秋》对二人的评判，

《桑弘羊》、《李广利》对汉武帝的批评，卷五《梁武帝》对梁武帝佞佛、“好生”虚伪性的揭露，卷四《张咏》对法律的质疑等，体现了作者不随大流的观点。又如卷四《岳武穆》一诗：“难撼岳军易撼山，一朝兵为太师班。能辞十二金牌诏，人到黄龙痛饮还。”作者认为，如果岳飞能勇敢地拒绝当时朝廷紧急催他撤兵的诏令，他最后消灭金人的宏愿一定能实现。对于岳飞的“愚忠”思想，作者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。再如卷三《杨太真》一诗：“帐暖芙蓉比翼禽，早朝未肯负香衾。马嵬坡下埋泥土，不是长生殿上心。”杨贵妃这个人物，历来是人们吟咏的一个主题，或鞭挞，或同情，莫衷一是。作者在这里虽然没提出什么新论，但能站在翻正史之案的一面，并不简单地认为红颜祸水，人云亦云。在欣赏这类具有独到见解的咏史诗的过程中，读者确能得到不少的教益。

随时杂咏部分涉及面很广。归纳起来，大致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：

言及时事之作。如卷七《武昌夷场歌》，反映了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。所谓“夷场”，就是外国列强占领的租界。“潏潏江水流昏黄，

听我狂言歌夷场。铁锁铁锥去海防，中原要害处白羊。……海物来去水汤汤，问水何事载番艚？”当时海防撤去，外国商船兵舰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。在这首诗中，流露了作者强烈的爱国忧愤。鸦片战争后，由于外强势力的人侵，满清统治者为了媚外投降，加紧了卖国与对人民的压榨，其反动性与腐朽性变本加厉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给国家带来的灾祸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是十分深刻的，它直接造成的后果是战乱连年，民不聊生，作者的家乡大洪山地区自然亦不能例外。这在他的诗中多有反映。如“几处有山皆寨堡，一年无日不戈兵”（卷五《乱中有感》），便是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描述。对于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，诗人以同情之笔写道：“饥民傍麓多挑菜，野老沿岩遍种瓜”（卷五《山居纪事》），这是一片饥饿荒凉的景象。作为一个处于那个时代底层的诗人，也只是过着一种“苏秦金尽只空囊”（卷八《敝裘》其三）和“年荒麦饭亦羹汤”（卷六《春阴即事》）的生活。

贫困潦倒生活的写照。这类作品在诗集中随处可见：“回首蹉跎四十年，不才事事总无缘。半生科第天能厄，五女门庭盗见怜。”这

是他《五十自嘲》组诗中的一首。生活了五十年就劳碌奔波了四十年，事事碰壁，科第被天所阻挠，最后穷得连小偷也要可怜他了。诗人多女，只到五十八岁才产一男，“五女门庭”即指此。对贫穷生活写得最具体的是一首题为《岁暮》（卷七）的诗：“贫居无日不蹉跎，每到年残唤奈何？贺节门防宾客叩，书联墨倩女儿磨。盘飧市近嫌金少，樽酒家贫恨债多。只是门厨薪未积，朝朝落叶仰林阿。”这真是一贫如洗。这些诗作反映出处于乱世中的乡村知识分子命运的坎坷，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甘于清贫而不愿干求的高洁品质。

对田园生活和山水林泉之美的描述及情感抒发。绝意科举考试后，作者便在田园生活和山水之间来寻找乐趣，因而他留下了很多写林泉幽居的诗，写得情景交融，十分优美。如“窗供绿草生时望，门对白云深处开”（卷六《宅成移居》）、“一帘杏雨供清话，半榻兰烟度永宵”（卷七《留宿傅璧城书馆》），描写春日之景；“夜月过窗松影静，暑风度圃枣花鲜”（卷七《五十自嘲》其八），写夏日之静适；“深山叶落穿斜月，老圃菘鲜度早霜”（卷五《秋暮》），

写秋天的疏林斜月，田圃鲜蔬；“一带浮岚似画屏，琼瑶着地认无形”（卷六《小雪山行》），峰峦绵延，瑞雪满山，如画屏列展，美不胜收。山间的四时，在诗人的笔下，显得景美情浓，诗人栖身其间，过着“帽影鞭丝稀过客，药炉茶鼎足生涯”（卷七《谩吟》其二）的生活，享受着“邀得林峦都对榻，买来风月不需钱”（卷五《再寓硃砂冈杂兴》其四）的大自然的慷慨赐予。大洪山素有“楚北天空第一峰”之称，其余脉形成了随州西南部大片丘陵地带，峰岭重叠，清溪萦环，阡陌纵横，村舍星布，田野之美，时时见诸诗人笔端。“几家烟袅村鸡唱，万壑云归野鸟闲。灿烂桃花开洞口，浑疑此地隔人间”（卷五《过硃砂冈》），便是诗人对家乡美景的描绘。

朋友之间的赠答。作者对朋友真情相交，时有寄赠，因而这类诗有数十首。这里需要重点说一说的是，在诗中涉及到的几十位朋友中，州官只有两位，一位是给诗集作序的金鸿翎，作者在其离任时赠诗两首；另一位就是陈蓝洲，作者在其在任时赠诗达十二首之多。作者生活了数十年，历任知州不在少数，为何只

对这两位知州情有独衷呢？这是因为金鸿翎在随州创设了义仓，救济百姓；而陈蓝洲则更是循声大著，颇有政绩。在其治理随州期间，老百姓得到了暂时的休生养息，因而作者写了《赠邑宰陈蓝洲夫子》（八首七绝）和《伏腊节赠邑宰陈蓝洲夫子》（四首七律）两组诗相赠。在诗中作者深情地写道：“卅年身不谒琴堂，老学彭宣一拜忙。”“名山待得生祠建，更买黄金铸太邱。”“此身愿化梧桐树，留得丹山凤不归。”作者对陈蓝洲可以说敬佩得五体投地，把他作为“半为师资半长官”式的朋友，真情地挽留他不要离开随州。对他的政绩，作者有这样的描写：“泽饱春膏百草生，家家陇上带云耕。役车未了篝灯试，夜静村无犬吠声。”“鸟巢入夜啼声静，草掩狱廷月正高。”这种描写可能没有过分的夸张，因为民国时期修《清史稿》，整个清朝三百多年间入《循吏传》的人物只有115位，而陈蓝洲即是其中之一，而且他也是随州历史上唯一一位入正史《循吏传》的地方官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作者交友是有原则的，而且由于对历史研究得透彻，因而看人的眼光也是超卓的。同时也说明作者并

不是一味地孤高自傲，对于那些能为百姓造福的清官好官，作者心怀赞赏、敬佩，自然而然地表现为诗歌的真情流露。这两组诗形象地描写了陈蓝洲的政绩，弥补了《清史稿》“循吏传”中记载的不足，因而对于研究随州地方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就其艺术性来看，余华祝的诗，在当时素有秀雅之称，尤善于状景写物。如“杨柳岸前千点雪，杏花村里一枝春”（卷五《春日山行》）、“一村云树诗中画，十里楼台雨后烟”（卷五《拟春草试帖》），皆为传诵一时的名句。“船拖浅濼沙如怒，帆饱狂风岸欲飞”（卷七《舟中》）、“云消绝顶天微出，山锁清溪水曲流”（卷八《野行》）等句，乃状物圭臬，亦为时人所称道。其诗格律严谨，用典贴切，语言醇净，颇有唐人诗味。其于七律尤为纯熟，如卷五《哀江南》组诗，慨叹时事，尽显杜律沉郁之气，的是上乘之作。至于像“一川流水忙如箭，十里盘山曲似犁”（卷八《归途作》）、“掌上弄珠羞老蚌，林边反哺任慈鸦”（卷八《五十八举子》其四）、“逢霁天如开倦眼，爱山人似读奇文”（卷七《春遣》其二）、“风劲去翻窗上

卷，日高来晒架边书”（卷七《谩吟》）、“隼随余霰翻空下，鸦送斜阳渡水来”（卷八《野寺晚归》）等体物摹情的佳句，时时见诸篇中。咏史诗难学亦难工。这类诗多写古人往事，且多典故，手法宜委婉。余氏于咏史用力尤勤，通过吟咏历史人物，感慨盛衰兴亡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写得语近情遥，含吐不露。如卷四《贾似道》：“西湖寂寞画船横，一曲杭州万里程。撤盖暴行秋日下，草间蟋蟀斗悲声。”咏史诗写得如此行文优美，富有意境，殊为难得。

余华祝身后，曾有人讥其诗“有山林气”，认为其一生身居深山，视野不阔，且其诗所涉内容不广。殊不知余氏是一位学识非常丰富之人，从他的交往和活动地域看，亦非一生未出茅庐之辈。至于“山林气”，正是其诗优点。清人吴雷发《说诗管蒯》：“诗以山林气为上。若台阁气者，务使清新拔俗，不然则格调更低。前人早朝、应制诸诗，其拔俗者不过十之一二，大抵此等题极易入俗……俗自不能胜雅，以此推于诗，则山林气者为贵矣。”正是由于余氏诗歌的高度成就，虽然他身居深山，仍播誉于外。曾任内阁中书、随州知州的金鸿

翎称他“学有根柢，才无浪使”。杭州名士、在鄂为州县官达二十年之久的陈蓝洲十分器重他，认为他的诗有传世的价值，特为邮寄著名学者、武昌经心书院院长谭献（字仲修）为其评选。谭献对其诗十分赞赏，专题“藏山传人”之语为赠。《品枣山房诗草》编定之后，还由随邑举人李兆麟为呈曾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亲阅过，张看后慨然允诺为之作序，后以李赴官山西，张离任湖北而未果。

《品枣山房诗草》刊行之后，由于数量不多，加上社会动荡不安，人们温饱不及，遑论诗书，解放前夕即已濒于失传，故大半个世纪以来随州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诗集的存在。现在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对原书进行整理，出版了这部注释本的新集子，传承文明，惠及后世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。因而欣然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，或许能对读者阅读此书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，庶几不负于作者的诗心、文心与道心，则又编注者之一愿也。斯以为序。

2004年12月于明珠花园

（作者为随州市政协常务副主席）